

陶瓷展览的教育功能与实现路径研究

吕维

(四川博物院 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 中国陶瓷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审美的艺术结晶,是涵养德行、凝聚情感认同的媒介,陶瓷本身所具有的教育价值通过展览得以传播。文章通过分析陶瓷的教育价值,解读多个陶瓷展览,总结了在展品陈列、展内参观和展后互动三个阶段实现教育功能的多种路径。

关键词: 陶瓷展览;教育功能;实现路径

教育是博物馆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而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实现教育职能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无论是举世闻名的博物馆,还是偏居一隅的地方性博物馆,都以收藏珍贵的中国陶瓷为荣,且其中很多博物馆收藏的陶瓷数量众多、品类丰富、价值独特。例如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陶瓷多达万余件,台北故宫两万万余件,北京故宫三十六万多件。博物馆通过举办展览的形式将深居库房的陶瓷呈现出来,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欣赏陶瓷并获得教育。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卢浮宫、故宫博物院等享誉全球的博物馆,都设置有专门展示中国陶瓷的展区。在中国已举办了十九届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中,约有二十个获奖展览为陶瓷专题展,陶瓷展览获得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一、陶瓷的教育功能

(一) 审美教育

陶瓷是中国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它因实用而产生,并兼具艺术性,它在满足人们对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陶器是瓷器的前身,一般认为,陶器起源于人类偶然的用火实践。当人类发现黏土经由火烧变得坚硬不透水后,便开始利用黏土的可塑性烧制各式造型的容器。这些原始造型的陶器一开始只是为了简单地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烧制技术的成熟,陶瓷的造型逐渐变得规整、精美和多样,它们不再是简单的日用品,更是凝结了人类历史、文化和审美的艺术品。

陶瓷艺术不仅是造型艺术的体现,也是装饰艺术的表达。作为艺术品的陶瓷除造型美之外,纹饰和釉色等多个维度也具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就根据自身的审美将客观的现实事物提炼成主观的艺术形象并使其呈现规律化、程式化。例如彩陶上的几何纹、水波纹、漩涡纹、动物纹等等,都是自然界里的客观事物抽象或具体地在彩陶装饰上的再现,这些图形通常具有既工整又粗犷、既朴实又活泼的艺术特征。

陶瓷从最初的实用器逐渐演变成兼具使用价值又兼具审美价值的器物,甚至成为当今艺术家表达个性、抒发情感、体现审美追求的载体。一般来看,作为精挑细选陈列出来的陶瓷展品,不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其本身,都具有独特的审美教育功能。^[1]

(二) 历史教育

陶瓷烧造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制陶史可追溯到距今 2 万—1 万年前的江西仙人洞遗址时期,瓷器更是古代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

中国陶瓷的发展演变伴随着的是历朝历代的更迭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史。

陈列展出的不同品类的陶瓷不仅仅只是供观众体验艺术美的展品,它们还携带了时代的变迁、窑业技术的交流、陶瓷贸易的往来、时人的风俗好尚等等丰富且复杂的历史信息。广销海外的青花瓷是代表中国的一张闪亮名片,白地蓝花的青花瓷与元代蒙古牧民崇尚蓝白民族的民族好尚相一致,因此,成熟的青花瓷在元代中后期得以兴盛且广为推崇。元青花幽蓝的钴料最初是由波斯商人通过贸易带来中国的,景德镇窑工们将这种波斯蓝料与中国白瓷融合在一起,烧制出了独具神韵的元青花,并远销中、西亚。^[2]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珍藏有约四十件保存完好的元青花,是收藏元青花数量最多的博物馆,这些元青花也是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围绕陶器物展开的历史叙述和阐释是陶瓷研究的永恒主题,数量众多的彩瓷纹饰上所直接绘制的便是鲜明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湖南博物院藏的元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磁州窑博物馆藏元磁州窑白地黑花“雪夜访普”故事纹枕、天津博物馆藏明中期青花“挂印封金”人物故事纹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清康熙五彩水浒人物纹盘等等,历史、诗文、小说、戏曲乃至神话故事,被绘制为诸多彩瓷的主题纹饰,等待着观众来欣赏和解读。内涵丰富的陶瓷是引导观众认识历史、感受文化的有效载体,其教育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三) 情感教育

器以载道,中国陶瓷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蕴含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陶瓷感悟历史,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山东淄博是中国重要的陶瓷产区之一,《淄博地区中小学陶瓷文化认同与教育现状研究》^[3]一文从陶瓷文化的文物遗存、艺术美学、历史文化三个维度设计了调查问卷,在陶瓷文化传承各维度的具体调查中,师生更倾向于历史文化维度的传承,他们普遍认为优秀的陶瓷文化内涵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具有积极作用。淄博作为瓷都之一,陶瓷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师生身处其间,更易产生对陶瓷文化历史的敬畏、尊重与由此带来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中国发明的瓷器还经由“丝绸之路”被输送到世界各地,在给当地人带去物质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化。到了 18 世纪,中国瓷器畅销欧洲,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瓷器不仅替代了他们原本使用的金、银等材质的餐具,还被用作室内陈设及建筑装饰,售价昂贵的瓷器甚至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时至今日,海外各地收藏中国陶瓷、举办陶瓷展览,首先是基于对陶瓷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接纳和欣赏,再者更是以陶瓷为媒介,深

化交流,延续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陶瓷这一历史产物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陶瓷所传递的精神价值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通过实实在在的形象器物,它是能被触碰和感知的。认识和欣赏陶瓷,能强化华人对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进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培养家国情怀,同时也能推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 and 了解,深化友谊,提升国家形象。

二、陶瓷展览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

(一) 展品陈列

陶瓷展览的教育功能需要依靠展品的陈列得以实现,陶瓷器物是陶瓷展览的核心,展品的挑选、组合以及展示方式,对展览教育功能的发挥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十六万多件陶瓷文物,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近现代,且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宫廷藏品。2021年故宫陶瓷馆重新开放,新的展览如何从数量庞大的馆藏中选取最有价值的文物,如何尽可能地展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所有品种,又如何体现其以清宫旧藏为主的收藏特色,这些考验策展功力的关键所在也对展览教育功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最终该展览遴选了约一千件具有代表性的藏品,按时代发展顺序和使用功能分十七个主题予以展示,反映出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到民国时期约八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从陈列的细节而言,该展览也采用了多种途径来增强展示效果,最大化展览的教育功能。一是场景设置,展览在武英殿正殿入口处搭建了一座“展中展”空间,外观采用紫禁城古建筑元素,不定期更换展品。在东西配殿,按功能展出清代宫廷进膳、陈设和赏赐、大婚和万寿、祭祀、宗教用瓷等主题器物。这些场景的设置都能让观众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宫廷用瓷的秩序、华丽和庄严等等特殊性质。二是突出展示,展览设置了多个独立展柜,突出展示体量较大的明星级展品,如永乐青花海水江崖图香炉、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等,这些展品都是陶瓷史上时代特征明显的典型器,相对而言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得较多,更为大众所熟知。将这类展品突出展示,既可以体现出它们在陶瓷史上的重要性,也可以拉近展品和观众的距离,增强教育效果。三是对比陈列,在“承续烧造”这一主题中,该展览陈列了八种样式的清代宫廷陈设赏赐用瓶,各式瓶又按照时代顺序依次排列。非凡的视觉感受不仅让观众对这类瓷瓶印象深刻,集中和对比陈列也让观众对其共性即功用产生好奇,进而关注到不同时代同种样式的瓷瓶在细微处的差异,是观众了解文物鉴定最直观和最可靠的学习资料。

(二) 参观体验

陶瓷的内涵博大精深,仅仅是将展品陈列出来,对于缺乏相关知识储备的观众而言达不到展览的教育效果。辅以文本的阐释是实现陶瓷展览教育功能最直接和常见的路径。

设置说明牌是文本阐释最简单有效的形式。陶瓷展览一般分前言、单元说明、结语等几大板块,将相关背景知识提炼、拆分成包含文字与图示的展板,此外对重点器物还可以提供更多文字的简介,整个展览的说明遵循从面到点,层层递进,清晰地突出展览的重点和亮点。以上海博物馆“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为例,在“中西交通”一篇中,第一、二章节“中欧贸易的展开”和“陶瓷贸易变迁与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强调以器物串联展现历史,

展厅内便以“16至18世纪中欧贸易大事年表”提供历史脉络的时间线索,每件器物的说明牌上则点明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年表与文物呼应,共同呈现透物见史的阐释。^[4]此外,制作精美的导览手册、展览图录等文字和图片,也属于此种形式,具有类似功能。

讲解员现场讲解、语音导览、视频等也是基于文本的阐释方式,声情并茂的解说更具有引人入胜、身临其境的效果。讲解本身作为一项教育服务内容,其教育价值体现在让观众了解叙事内容之后形成新的认知、唤醒和调整已有认知、触发主动思考并提升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5]讲解员以相声贯口形式为观众讲解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的十七层釉彩,在向观众普及陶瓷烧造工艺的同时,道出乾隆的政治追求和鼎盛王朝海纳百川的思想与气势,很多年轻观众甚至专程为听陶瓷讲解而来。

(三) 观后互动

教育的本质是激发和鼓励,而不是填鸭式的灌输,展览的教育本质也是如此。为此陶瓷展览通常会配套一定数量的社教活动、问卷、游戏、文创等互动环节来强化观展体验,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思考。

让观众通过各种活动亲身参与展览,有利于更好地达到展览的教育目的。四川博物院“泥与火的艺术”陶瓷基本陈列在展览中设置了陶艺体验区,定期向观众开放体验,通过现场制作一件陶瓷器物,了解陶瓷从泥到器的工艺流程,将作品带回家中,更能加深与展览相关的记忆。根据“蜀风汉韵:汉代陶石艺术展”,该院还开发了以汉代陶俑笑脸为原型的水杯作为展览相关的文创产品,让观众理解作为冥器的汉代陶石,其艺术中没有生命消亡的阴影,而是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和渴望、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以及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

此外,有的展览还开发有相关的线上展览和游戏等数字产品,拓展了内容,拓宽了互动形式,是发挥陶瓷展览教育功能新的实践路径。

结语

近年来,伴随社会发展的持续深入,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博物馆举办展览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历年举办过的陶瓷展览在如何发挥陶瓷的教育功能上做出过诸多的探索和实践,然而这些展览所展示和传播的陶瓷文化还仅是冰山一角,陶瓷文化的普及度更有待提升。在当前社会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陶瓷展览需要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最新的技术应用与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不断推陈出新,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展览,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 [1]石玲玲.陶瓷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研究[D].湖北美术学院,2020.
- [2]张晓娜.初中历史教学中的陶瓷文化教育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0.
- [3]王融涓,怀康.淄博地区中小学陶瓷文化认同与教育现状研究[J].山东陶瓷,2022,45(01):6-14.
- [4]杨焯昱.学术叙事与教育阐释的双重建构——评“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J].艺术评论,2022(03):77-88.
- [5]金森.叙事视角下博物馆讲解教育价值的再认识[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2,7(02):51-57+94.